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劉大夏

忠宣公

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

公為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定交南策以中
旨索末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數
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
言沮之事遂寢

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

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真自鴉
鷲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
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
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虜數寇雲中邊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
日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
輒獲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
尚書冀一往見公巽詞謝之然猶迫趣不已乃自
求外尋出為福建叅政奉勅巡海海道兵久弛而
倉儲既干勢盜卒難就理公曰在得人耳謀于鎮

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兵造
戰哨舡各若干艘緩急異用葺倉計儲立收支法
寨設一館而親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

並詳
寶撰

前傳

公為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俘
賊屬獻中有一女子儀容閒雅步止羞澁公呼問
乃潮州士人家女被賊虜去長欲收為妾蠻婦妬
忌育以為女也公惻然興憫閉在一室令二老婦
守之統軍都指揮王永意公欲得給與衣裳鉛粉
又半月出視光彩動人公問其所願欲答曰願回

本鄉公曰回鄉須差軍人護送千里之程豈勝汗辱乎乃擇里長覓某者嫁之且以數牛賜其家耕作
言行錄

嘗過崖山吊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輒泣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謀於白沙陳公甫爲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

河決張秋擢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旣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以申尹關運道莫敢適上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

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
並前傳

弘治丁巳比邊倉場糧草告乏公以戶侍簡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

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卽餘以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古行錄

公爲戶侍三上章乞致仕 孝皇特旨令馳驛歸養病痊起用公歸踪跡不出里閭入官所得俸資每朔族人之貧匱者庚申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勅使臨門卽携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饑兒之得乳母旌賢才斥貧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駭駭樂生矣

舉撰壽藏記

吳廷

壬戌陞兵部尚書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朝廷威德乃獲遁

免。上曰：來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
上聖武固同于太宗，奈今將領兵遠有不逮，且
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
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悞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
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餼，以
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糧，江北衛所困于京
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上
翌日詔各衛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問策。
公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
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上可，遂勅京營都指揮
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後，此軍者
所為耳。並實錄。

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
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此也。上言
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司禮監語

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事率意減去人夫卽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畱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公所裁之數

弘治癸亥四方奏災異畿甸四五月無雨公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公陳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

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干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奏上 孝廟一一准行之

公爲兵部尚書浮梁戴公爲左都御史 孝廟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

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

孝宗嘗召公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上曰大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

孝宗每召公入內庭奏事公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卽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公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

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與
某扶掖出順門外回榮且扶且謂公曰吾輩行事
不好處多老先生於 上前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
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

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遠不知何以如此榮
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並言行

戶部郎中李夢陽弘治中建言指斥政事之非者
孝廟怒下夢陽錦衣獄一日北鎮撫具獄詞以讞有
旨令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 上曰近日

外事若何公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戚畹
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
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
衣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
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
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
公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公
獨對 孝宗因語及之公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者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公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事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 上領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乃責令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

井賒借弘治辛酉公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淞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旣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 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爲叅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

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
有不得所者公必感額不樂於公所得爲者一一
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
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公平生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故自入仕
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
子孫求恩澤其功德在人耳目未嘗泯也公歸後
大臣有子不當蔭而自乞恩澤者言官叅駁不允
因言公官居一品子孫當得恩典公耻陳乞今宜
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勸會已到公一無所言

族人以公長子祖生已故孫如愚當蔭公不阻其
進不促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
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
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其
機無由發也爾入監禮部必請旨本內必及爾祖
姓名瑾見之媒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謹
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于是
公爲職方卽中聲價藉甚任滿三載朝中諸老皆
欲以太僕卿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卽中轉京
堂國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

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
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即中一出
非知府則叅議官階崇重尙爲不可但恐人負官
耳吏部不能奪公陞福建叅政後爲大司馬日嘗
言所以至今日者得叅政布政之力也
公平生宦轍所至不喜屬吏奉承有曲意奉承者
未嘗喜不及者未嘗怒也

公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才者則
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也

弘治甲子北邊總兵官員缺有李果者求媚近戚以

情干于上欲傳奉得之上曰傳奉先朝弊政

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人懇請上命司禮監與

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某且

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授一帖子公啓視之

乃硃書某人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上旣命

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

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上徑從內批

出用李某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公獨對

上乃曰向用李某蓋不得已今敗事矣朕悔不用

鄉所舉之人也

公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於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即程子所謂今之任者為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恐未可得幸熟思而自考之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為豈徒可治郡而已哉

並言行錄

每召公至內殿面與參決所議事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玉帶鱗衣元寶之賜迺出諸大臣之上賜誥有廊廟英姿湖湘間氣之褒乙丑五月 孝廟賓天四上章請老乃從之

公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正德丁卯激怒于 今上將及禍太監竇瑾知重公者叩首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遂免時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害公者昌言云

抄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潘尚書蕃毛總
兵銳獄詞連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
校建公千戶羅某至廉知公貧雖以酒噐爲贖彼
堅却不受八月至京繫北鎮撫獄同繫者教公行
賂爲求生計公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
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于
朝堂屠左都瀟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
罪亦無耶法司比附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
人反叛律充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夫以公出
獄爲喜買驢雇車挾二僮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

受發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
攜筐饁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曰願公生還者已
已四月到配所即買地爲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
不挈親子姓侍行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
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
也庚午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真鐸叛亂肆赦天
下公得釋歸八月謹誅復公原官致仕
並後壽藏記
公嘗預作壽藏于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
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
張其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

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
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
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
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
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庶予之心安焉西涯
李閣老見之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無用矣
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人敢以
相累哉

實錄

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墓幾弗可識作敦本
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
所教子讀書兼力農務常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
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公爲詩文有自得之趣敷奏覆議操筆立就而明
白切要轉折流通足以動人西涯李公謂公乃昔
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信不誣也公敷歷
中外八遷厥官靖寇者三行邊者二治水者一皆
天下之所謂難事而從容暇豫以能有成功壯而
奮庸老而委順而皆不失己焉非盛德其孰能與
于斯

並前傳

公平生不刻意作詩間有爲而作皆事核意真情

到意具如撫諭田州句云如何萬頃桑麻地天與
夷人作戰場雖土官岑溥亦感動也出錦衣獄中
有句云紅塵未了清時債白髮重來此地遊蓋公
為兵部郎中嘗下獄也謫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
緝野誤違三品地白頭今到六盤山蓋以為終于
侍郎不起未必有此謫也謫所示子姪句云報國
未能平海字充軍終是累兒孫蓋以逆瑾有劉某
永遠充軍批旨也又云猶有先朝宣召夢急趨黃
幄面承恩蓋思孝廟君臣相遇千載一時雖在
謫所不忘情也謫所贈同志詩曰時事何人苦變

更邊城持戟半儒生蓋刺劉瑾用事士大夫有罪
多譴戍甘肅也至赦歸過六盤則直述其事曰憑
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公下獄充軍
事雖出于逆瑾禍機則發于大學士劉宇也宇河
南人嘗告瑾抄劄公云言行錄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
當世未見有如此者白沙外傳

公之為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
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
誠懇切如司馬君實焉是故先民之遺軌也

邵二泉寶送公行邊詩曰司徒始受命朝野賀得人謂公唐室晏謂公漢家恂千載有韓范公也真其倫公有激衆議有撫衆仁未至百草秋既至萬卉春緩急在公手瑣瑣安足陳

蔡虛齋清上公書曰清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絕念世途自分與赤松子爲伴矣既而爲先帝所簡在士望所推戴幡然復起爲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趑趄前却之態此豈止

世名流期以一節自高者所可

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朝廷天下士大夫人人知其不可一日無者况重以先帝之遺托去之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哉彼人念不及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間黑白而徒顛倒公論以效順私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幾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全君父之大恩欲以立士大夫之表則固宜決于今日之一去也然老先生今日之去爲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爲朝廷計爲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林見素俊撰公神道碑銘曰粵古在昔嶽降星精

遂猷方格坐廟以行黃髮詢茲底裏孚契如水如
魚于斯允儼良臣惟聖商實惟賢于是獻替一日
三宣風時海馴遺弓斯泣悠悠蒼天斯日何日
泰陵昂昂岳俯一方公化在東公神在旁

命其量出姑且李宋士燮年五十四歲天不士大

倪岳

文毅公

字舜咨直隸上元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

公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岳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
神人入室寤而生公文僖以爲岳神所感也因名
曰岳幼卽知向學業文之餘無通吏事偶有群吏
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
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定公撰家傳

公生而瓌岸秀異甫五歲聞鄰塾書聲卽請入游
問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
已悟天包地外之理 王鏊撰行狀

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望之如神天資明
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
有餘力每進講上前以古義傳時事爲勸其言剴
切而吐洪暢人儼之范祖禹

國朝自

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

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
尊親之意哉故周旣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于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
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
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
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
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姬爲
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

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奏上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云 並家傳

上初卽位言者全集皆下禮部剖析議擬多出公手遂釐正京師諸神祠淫名侈費裁革幾盡時議者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之祀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

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於是從祀諸賢咸仍其舊

進左侍郎時以災異求言公與尚書耿公等疏寅畏天戒七事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深嘉納焉未幾復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加匱民日加貧宜務行節儉以爲天下先又言天下地土有定而宗室之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上多從之

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上勵精以

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後

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番僧領占竹公言占竹

僭侈為異端首

皇上即位先賜罷黜中外稱聖今一旦召復之豈不

為聖政之累西域胡人從海道貢獅公言獅者外

夷之獸直偽未可知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

詔還之並行狀

為南京吏部尚書奉詔考庶官甄別惟允參贊兵

部時雷務齟齬公秉正達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

兵民皆恃以安命吏部缺尚書上選于衆持召

公至則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盛氣

人莫敢干以私除目一下翕然稱快天下想聞其

風采李文正公撰墓誌

鈞陽馬公嘗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

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少增之民

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

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

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疊梗

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
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
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
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
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
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
之

公自在翰林則已畱心世務經史之外凡民生休
戚財計贏歉邊務利害罔不諳習每大廷集議衆
相視莫發公獨慨然高論衆多唯唯以從一時軍

國大計多公所裁定爲文立地數千言春容豐達
自成一家尤喜爲詩下至官府文移細碎吏抱案
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者有不能及
而法家老吏不能增損也

並行狀

公居常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
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冢
宰之職當如是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聖謀深遠超出前
古當時猶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
更迭爲之後旣不行有缺止于轉遷而已百餘年

米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稍或自振迅衆
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多清確謹
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于時如胡伯始
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還忌其亦
有大臣之風者哉

並傳

公所受誥詞有曰台斗望隆方作庶官之儀表詩
書澤遠丕揚歷代之聲華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碧川集

先生弱冠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讀以至學士嘗
修

英廟實錄及

憲宗文華大訓紀載之文秘在中局世莫得而見也
講讀經幄根據書史傳以時事于明爽暢達有竦天
聽而回聖心者然其功尤隱而難知及出爲禮部
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兵二部參贊
畱務入掌吏部如黜淫祠卻異物謹天戒守舊章
諸疏亦嘗考古義稽古典極陳利害辭嚴理正得
古人告君之體是其文見于敷奏間天下皆傾耳
注目顯然知勲業之所由建非苟具簿書循條格
之爲者誠可謂有用之文也

國朝父子入翰林爲學士並謚爲文實自倪氏始且
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忠文公之外不一再
見亦於此著一代之盛云

並李文正公撰青谿
文集

張敷華

簡肅公

字公實江西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仁至南京
刑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公父洪爲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以死事
恩蔭八爲國子生公少負氣節七歲時里社有竹
木之崇公指揮群兒斬伐殆盡旣受廕益勤問學
登進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改元授兵部主
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貴或令邏者捃撫無所得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爲浙江右叅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
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
刻日使自歸身往蒞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
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
宥之

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
價致賈遣使告籴因修學宮以備直資餓者所活
不可勝計

巡撫山西歲復歉奏暫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
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大同邊餉多

用拆納公請太原以比可通車者運米民亦便之
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葬不得舉樂有妖僧據
山爲逆群議洶洶兵部尚書馬公曰張公實在必
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授計令父老生縛之矣
總督漕運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權貴干請悉
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徵太倉官銀少免利息公謂
逋負乃下剝上攘所致而官爲借貸大非政體峻
爲之禁

公爲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
讞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可卒從

重議正德改元有旨令致仕公卽日上道歸
公風采疑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爲遷
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
悖貨爲子孫累蓋至死不亂也

並神道碑

世嘗疑清望之士不樂任錢穀公兩司財賦事皆
優贍而永蘄之節可通神明溫雅不隨果介不刻
愛憎喜怒不加之意端慮慎動凝然靜密而貪殘
矯僞者自革蓋其廉能公斷根于性本發于心源
賁之以文章學問故抱負設施粹焉不見其迹自
可久而不變所謂大受之器

方洲集

初公爲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
公與劉東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
名臣及公入內臺值逆瑾竊柄旋至廢棄廷諭之
辭忽從中降公名乃在尚書之列暨于身後贈官
賜謚卹典隆厚一無少悵於是天下曉然知曩昔
之事非聖明本意而公論之終不可掩也

公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
稱四君子蓋指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云

江西通志

戴珊

恭簡公

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
刑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太保

為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
謂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群士帖服至無後
言遷陝西按察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

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為利公刻日令首
罪民所闢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
伍自製為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

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
縱其脅從千餘人事遂定

為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
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迷職
官者再

孝宗親鞠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折
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奏宣面問至移晷
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
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泣上亦為之動容

文正公撰墓志

並李

公累以老病求退

孝宗不允一日公私懇于東山劉公曰珊老病子幼
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
知于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劉公議
事畢因問戴某近來何如劉公言戴某有病累疏
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劉公曰戴某
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
日為彼申達下情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
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

朕而先歸乎劉公以上語告公公泣曰吾不得

返家矣

東山言行錄

公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嘗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削章牘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身旣没人至今道之不衰

墓志

林瀚

文安公

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歎禮部議擬詔令開貢四年

林廷選撰行狀

公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

役銀歲以百數計公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
所合監師儒公廨悉備實公創其始也

災異公率群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
弊定庄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
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有御史自巡按執歸建獄
二三儒生黃緣傳奉授中書公上疏言御史當俯
垂寬宥以全風憲之職中書宜收回承命以杜倖
進之門則天命天討協天下之至公矣疏入忤旨
上疏自劾不報

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

重 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賑
濟曰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宮毓德宜督
進修屏耳目之玩好戒禁苑之游觀曰撫綏百姓
以重邦家之根本各省兵荒相繼賦役日增宜節
省財力慎重名器曰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
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 聖祖開科取士之
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

正德改元時冢宰缺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交
章薦公學優才瞻臨事公平剛方素著廉介久聞
宜居其位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

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大畧謂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而

不改乎 先帝之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乎 先

帝之所貽謀黜遠近習而力體 先帝之親賢遠

佞不假貴戚而力行 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飾邊

備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 先帝

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學之實通于天下矣曰

集群議以決大政大畧謂 陛下嗣大歷服之初

繼體守成之時夫何所來旨由中出內閣之所議

擬者徑行改易所當謀猷悉者不預聞伏願上念

祖宗創業之至難 陛下付託之至重延接大臣講

求治理事無大小悉從擬議再召內閣預聞施行

務得政令之大體務合人心之大公其次曰改州

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

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

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

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雖集衆論之長而裁

制多公操筆言皆剴切無忌士論韙之然權姦自

是側目矣

逆瑾亂政素嫉公正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建公
獨往送贖以俸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愈啗之勒
令科道招詞逮公同黨乃矯詔降公浙江左叅政
致仕公聞命即行怡然自得後瑾復矯詔指公與
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尚書劉公大夏韓公文都
御史張公敷華等為朋黨頒示天下瑾伏誅御史
凌相等交章謂公德尊聖重有經濟之宏規不宜
置散地詔復公尚書仍致仕

並行狀

方伯姚鎮謂八金由

孝廟盛時有韓公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

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
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憲
副陳伯獻謂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
不知其為尊愚不肯者即之不知其為賢凡智獨
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人皆以為
名言

先生學問淵委識邃而養克休休焉至方若員至
勇若甚怯温煖若可親而居中栗不可柔知先生
者容亦淺之知先生也廣平介而狹萊公大而踈
先生薰其美而會其迹泯然者也

見素跋

謝鐸

文肅公

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
右侍郎卒贈尚書

公爲編修時嘗奉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
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
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
隨矣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在南監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皂
役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

皮鏤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
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
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衢面多狹
斜以爲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
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餘悉籍爲公用
諸生貧困者亦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
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
之意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
然家居孝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與工部侍郎
黃公世顯爲知己始終不負媼黨知識困乏者皆
有周恤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第蔬
食醴飲而已

並墓志

蔡虛齋清上先生書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先
生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
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
讀之又得遜志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
執事所訂定表章其所關涉與近時人所刊行泛
泛者迥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私心益
用勤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不能遂藉是以私

言名錄
卷之四
三十一
淑為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
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
執事與黃亞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矣
虛齋集

許進

襄毅公

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擢監察御史出鎮甘肅山東風裁卓卓都御史陳
鉞附太監汪直啓釁遼東為御史強珍所劾公亦
率諸御史論之珍被逮謫戍公與凡劾鉞者皆奪
俸三月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事有欲私貴家子者執
不從東昌有武官子懷金挾一儒生飲于酒家是

夜被殺有司疑生所為備極考訊生誣服公徧閱
商曆見酒家以殺之翼日買布數疋訊之遂伏辜
巡撫大同上邊事數條北虜入貢驕詐百出公嚴
為節制遂不得逞武邑王聰沐不律公奏置于法
降為庶人又奏太監石岩岩誣公擅用旗幟降知
兗州府

甲寅虜犯西陲復命公為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吐魯番世讐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久不
復公與都督劉寧輩平出調赤斤罕東諸夷為聲援
冒雪夜進城中人縱火亂者餘八百登臺自保公諭
使下或欲盡屠之公不可乃止

召為戶部右侍郎刑部主事鄭岳下獄不以罪公
疏白之彗見公會奏修省數事庚申虜入大同命
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進
勦陳以無功獲譴或因以累公遂令致仕歸數年
廷臣論薦者數十疏乙丑召為兵部左侍郎督團
營兵馬進尚書正德丙寅公上疏請勤聖學戒遊
逸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方逆瑾擅政事多齟
齬時傳公議瑾寢不能容乃以署員外郎再署郎
中者為非制謫令致仕又以公嘗薦雍泰為失當

除其名而怒猶未解又擯其在火同時嘗籍軍丁
出銀雇役爲典守者所剋故苛爲稽察因以中公
幾至不測事未結而瑾敗朝廷用言者復公官仍
致仕而公卒矣

公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議論洶洶出若無不可爲
者法尚嚴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敬而憚之
並碑

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乎夷戎歸心
一也小列禿效義我得夷助能制番囚死命二也
善用謀人謀則中機三也抗言遠征不惑浮議不

忌勞費四也首醜宵遁坐策全勝緩恤協從而安
定之五也動思遠謀不急近功不多戮馘六也又
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自後也宜哉

平番始末引

霍翰撰公

國制文極於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幅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
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

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王公枕單縣封丘黃公綏

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

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
其人死生富賈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
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
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鄉然志
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
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
伸毀譽進黜氣燄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
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壺碑
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旣
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

李夢陽
撰黃尚

章懋

文憲公

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
右侍郎致仕嘉靖初進尚書尋贈太子少保

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畧然不自衒露與
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經魁浙
士丙戌再至禮部裒然舉首入翰林爲庶吉士踰
年拜官編修屬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
詩君謀諸同官莊君昶黃君仲昭曰國家無事海
宇乂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徃史已非盛事

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舍是亦無有不樂者吾輩盍進諫焉。越明日三君者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爲本如長公旨。上怒左遷君知臨武縣會廷臣有言。上頓悟遂改命南京大理寺左評事。王文肅公序。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而事多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却批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

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應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然議處番貨公通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礦以絕盜海田認納虛稅以便民假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行賑濟以平允沙之賊則又其善政之卓然者也。行部積勞觸瘴成疾考績赴部遂求謝事冢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

之足矣尹公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具奏得從
所請時年僅四十一

從子拯撰行述

先生歸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從者如
雲執業問難橫經而論道顯賢名公卿岩穴隱者
仰止高風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
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又有詰弗著述者
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
餘年元臣與臺諫論薦無虛日咸以出處卜治亂
焉

唐龍撰行實

孝宗勵精圖任儒宿北監旣用謝公鐸爲祭酒辛酉

復特起公南監祭酒時方遭父喪力辭詔添設司
業聽終制赴官癸亥服闋赴留都視事太學謹築
度尚德化厲庶耻六館諸生翕然向風蒙傑有志
者排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爲得
師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公許之或
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
情也聞者歎服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
德改元丙寅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
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深寓忠愛再疏乞休未
允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

辭不待報而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名卿
多遭斥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聖
之厖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
人爲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
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
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
寡慾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
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惟義之歸自出身
九轉以至八座然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

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公所雅言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
地之體氣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
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
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
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
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
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
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
則一泰一否祗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

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
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
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
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
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
警按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
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
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門人董遵稱公
學由軋惕德含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

之彙征退得遜之嘉遜仕得漸之羽儀處得蠱之
高尚時止時行其道光明又似得之良焉殆深于
易而善用之者也姜僉事麟亦贊公蓄德深厚喜
怒不形于色恩怨不槩于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
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
可謂稱情矣 並行述

公爲編修甫四十日偕同官黃耒軒莊定山論上
元烟火非是謫先是羅一峯論首相不當奪情亦
謫時稱翰林四諫 林後撰行狀

莊定山嘗稱公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

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
周畏齋時可亦云羅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雪力澄
山之才也

行實

嗚呼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歛華就
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
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
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
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
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

楊廬祭文

邵寶撰公祠堂記曰先生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

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平海內自史館左遷涉歷
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爲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
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
十年上之初政有意用之問使在途而先生卒
矣論者於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于先生其
共謹康靖之節平暢淳雅之文簡廉朴直之風在
朝在野遐邇承嚮蓋不動聲色而耿耿迴瀾老益
惇篤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
光于世則豈可哉夫天下之道德烏乎定定于一
而已矣大哉孔子萬世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

也闢邪放淫勤一生以爲任大閑立矣後數百年
而有董子欲黜百家于漢又數百年而有韓子欲
去二氏于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汎然
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繼起于宋其識與力超然
獨詣繼絕闡微爲世先覺而朱子繼之著書立言
行于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負重望弗惑弗貳而
扶衛之意惓惓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
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昌言如董力
辨如韓然篤信好言君子與之起宋儒于千載其
可謂金許之後無人乎哉

韓文

忠定公

字貫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傅

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公生時母夫人夢紫
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父因以文名

楊遂庵撰墓誌

公在工科時左都御史王越總制三邊邀功啓釁
乃會劾列其狀及推德望懋著前吏部尚書李公
秉兵部尚書王公竑於內頗涉兩宮 憲皇怒逮

至文華殿考訊幾死

張潤撰行狀

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飢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拯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墓誌

改戶部尚書召見論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公陳七事一曰革開中引鹽之弊二曰革興販私鹽之弊三曰革賤賣官鹽之弊四曰革買

補殘鹽之弊五曰革夾帶殘鹽之弊六曰革越境賣鹽之弊七曰革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甚蒙嘉納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時宣大聲息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大婚相繼并內外及各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太監苗達等征虜無效日費動逾千金力爲舉劾乃噉甚乞公督餉以圖中傷遂寢追究羽流幻術計還節盜帑物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皆事干權倖然讐叢集人爲公危之公裕如也

武皇登極太監劉瑾等依憑春宮宿愛蒙蔽聖聰盡惑百出每以夜爲日荒湛無度因而挾內令外機柄竊持威福倒置虐焰橫空縉紳凜凜率目顧以避公追痛 孝皇深以宗社爲憂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露其狀卽繼以泣乞置諸法武皇覺悟毅欲俯從奸邪洩謀營救有地輒報中止用是愈無忌手握口銜恣其播弄塗炭乃極尋索公細故捏寫旨意降綬致仕給事中徐某論救謂公寡慾清心數十年無伉儷之樂矯枉過直以一子爲刑曹之官比因忠憤所激不應停勒徐坐除

名公緣此再降綬閒住復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各爲民仍假失落簿籍復捏旨差官校械繫至京鞠錦衣獄會早朝投匿名文書于丹墀銚瑾罪惡中言必欲害公報復急情瑾怒甚監禁數月無隙可入該司具實上請仍被捏旨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更罰米二千石稱貸以給庚午瑾誅公方詔復原職

嘉靖登極臺諫交薦起用賜璽書褒嘉尋以守正被害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復賜誥有曰比因權姦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

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岳之難搖甘奇禍
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
其壽康起文彥博于九袞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
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每宣讀畢公俯伏感泣
痛惟老朽不圖復見今日

公風骨玉屹舉止凝重雍粹若天成加以奮勵充
養動為遠大作程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
歷事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圖報黽勉以忠愛為主
晚斥姦權懔慨任重直聲壯節丕振中外晦庵劉
閣老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一年當其時只

養得箇韓貫道者

並行狀

公年五十時喪其嗣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
為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哉卒獨處
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
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清心寡慾如此
所以剛特不屈卒能與東山齊名也

雜識

奇偉

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咏垂老猶能作楷行細字家
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于其

耳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
大爲當代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
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
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

並誌

質庵諫垣時不立異于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
籌諸心體量諸事爲理當否物勢便矣政因革所
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之者矣歷大藩以至中丞
少宰司馬司徒廓大遠求莊簡而疑重休休然其
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善以詢咨遠缺根求彛憲
默化潛運泯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蓋有人
不能行獨行之者矣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
憲張公介庵稱弘治大君子

見素壽文

吏部請謚有曰愚同竊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
而不弛于學

師不絕于學

吏皆請論曰愚同審于師景對其長未以爲公

憲兼公介公亦稱其公大焉

其素喜文

不始其能言及香美當其制與臣與公東山播

運其動其牛其始而入于其其則蓋其

吳寬

文定公

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及第仕至

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始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提學御史陳士賢見

其文奇之敦勸就試爲京闈書魁試禮部名第一

殿試之日魁選未定 憲廟已出御便殿趣讀卷

衆亟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時論翕然李西涯撰墓誌

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

覽群籍爲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

不利以歲資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
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
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
閣器也
王濟之撰神道碑

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
高望益重學者稱爲匏菴先生每東朝進講閒雅
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
上誦之今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上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
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人

生入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
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
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

神道碑

初成化戊子議葬 慈懿皇太后于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弘治末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
承聖曆皇后同慈懿之制矣內閣大臣覺其誤乃
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將順之意
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議未定 上頻召

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覆甚勤吳文定公以掌
詹事亦與議一日衆促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姜
嫫閔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為別廟之證自
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
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
之歿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
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奏請出徽號稱太皇太
后立廟別祭竟從之

野記

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必不利則退避如畏
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壟種雜蒔花木退朝

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召客分題聯
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官僚人動色相賀公
獨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堪此勞哉及日講內殿
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
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逋迴不進
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
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為之冰釋

神道碑

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
分給之友人賀鮮元恩在京邁疾遷至其邸晨夕
視之賀死殯之為衣素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于

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
自出白金為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李傑撰行狀

憲廟實錄

成

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

擢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
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即
日上疏請以印讓上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

公

徐源撰行狀

公忠信弘厚天性學力爽成全德未達時家庶織
人後徵擾百端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
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謂公曰盍一白之上官公

曰譬我不做秀才乃潛入金胥徒以寬其事父不
知也里僂子以私憾公伺夫人出隨詈公于車旁
公召戒勿應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至事公
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
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黜
之亦未至是冢宰從遷佐別郡

野記

公為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為
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
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無媿古人成化弘
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

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蘇州府志

大學士王八公整序公文集曰余昔銘公墓嘗評其
文矣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
求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主頗好
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為文力去浮
豔一歸醇雅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
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以明興
文士代作獨楊文貞公為之最為其有典則也公
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位亦顯矣使獲當路
下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懽焉而公之所以
自托于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于外者歟

蔡清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祭酒
溫陵蔡介夫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
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
之易四書象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
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見
夫天下之賾象其物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
學士宗之曰虛齋說也守無變扶衰振落溫陵造
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

達疏爽詩文別出體格掖人心而繫名教卒澤于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晦而間亦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歿矣

見素序

巘始來京師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爲海內儒宗不脣二世獨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于古人曠曠加嘆賞不釋口

云

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間

不自覺其薰蒸于中而優游乎其相忘于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之其言精深剴切聞之者瞿然以驚惕然有所興已則犁然有所得確於是益服丘公之知人而吾介夫果非庸衆人之可及也

並儲侍郎巘序

先生與孫九峯書畧云清所以見怒于寧王者一是賀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子清

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俱用初一十五行禮乃先
謁孔子三是王素有憾于林都憲待用讒人因言
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
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四是王一日於宴侍間
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爲稍
拂其意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也至
于奏討護衛事清已知爲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
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爲此累不敢輕自屈
以取容隨其多方捃摭誠慮一旦死于無名則非
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
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引
疾致仕耳

寄李宗一書曰清賤病已二十年非止今日宗一
之所素知而始終一貧負債展轉則雖宗一有未
盡知者茲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
經理一世庠濟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
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
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卽今
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
好顏淵任窮夫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

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耳

先生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望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

又曰處今世亦自右月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並虛齋集

介夫蚤歲壁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偃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士講學以求是當者率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操履如吾介夫者絕不多見也

月湖集

王雲鳳

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副都御史

公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為性嚴察吏不能售奸當事無忌諱與人交侃侃不脂韋相逐為詩文核而奇能自作古興至揮灑詞翰復絕

錢榮撰送行序

先生二十歲舉進士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

宴時

憲宗弗豫禮部沿舊舉齋醮先生言於部尚書周公
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
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不克
用土魯番貢獅子先生謂宜卻之尚書耿公裕用
其藁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

爲祠祭員外郎郎中尚書倪公岳因災異疏弊政
用先生四事曰懲邪慝禁給度停減齋醮議處宗
室言甚剴切後度僧不止先生乃獨疏列千餘言
三上皆不報及

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

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先生陳脩德弭災之道大意
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傳奉諸事

上遂下詔求直言先生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
十三事曰勤聖學接群臣奮剛斷復早朝甦軍衛
恤軍士清軍匠重名器禁私罰惜財用崇儉德減
妄費停踏勘節供應停齋醮專巡邏寬馬價恤夫
役慎工作謹服用修武備疏淹禁開言路

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然徹中外人莫
敢言先生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

怒令道士設醮呪死不驗及令校尉數伺先生出入

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欲謫知河南陝州

比至問民疾苦興利祛害惟恐後州城井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孫操廣濟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剖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沈姓兄弟因甕爭訟則買甕遺之兄弟感愧有勢豪謀利病窮民者必痛治之而又表賢者之閭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泰山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為高遠惑於日用之常勿過為詭異出乎人情之外以五要肅士心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收士學政肅清三秦豪傑之士莫不興起

為副使整飭洮岷邊備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

遠遁其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
爲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敢犯雖同僚有乖
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先生知郡縣吏之賢否博
詢密記以行獎責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專橫因
前官陰使校尉緝訪無可刺舉事因以寢

丁母夫人憂歸吏部尚書張綵欲起復先生乃上
書力止之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始被命欲堅辭友
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太祖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
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

已泣而就道至無所覬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
罷時國學教廢先生以十有七約示諸生約束太
嚴誹謗四出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

養病歸都御史石邦秀通政丁鳳御史楊邦禎交
薦其賢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
書畧曰伏惟晉位太宰竊爲天下慶而不敢奉問
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
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於谷文中始見
陞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

言行錄
聞忠謹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
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
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
中侍御史今王昂旣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
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
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
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
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
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

王鴻儒

文莊公

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

戶部尚書

公敏悟絕人書過目卽成誦甫成童作書端勁得
歐顏法有親屬爲府史者致公佐書郡守金城
段公堅見公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遂召見歎曰
風神清澈非塵埃中人也乃留居府中續食授衣
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天台陳公選校
士至南陽閱公卷驚曰此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

成化癸卯發解河南丁未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
事初領倉庾出納明慎軍民稱便遷員外郎擢舟
淮安督稅鳳陽皆有聲蹟於是衆益信爲全才
公督學山西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
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
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
之
爲吏部左侍郎以甄拔人物爲己任好崇實行不
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
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

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
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
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
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
恐有奔趨富貴譖佞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
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
于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某謹孤蹤疊辱薦藁今蒙委以巡撫重寄感激之
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向者臨歸寺中
拜別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某之本心也况

今兩耳全聾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稅爲畎畝之
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著冠
束帶耶惟俯垂憐念縱獐鹿于林莽之外投魚蝦
于澗汙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某未死之年皆執
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解重而南某尚當杖竹跨
驢候門下于待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
酒酌江以吊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
何足掛之齒頰間也

先生至宣府以便宜從事號令嚴明法度整肅叅
將而下莫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虜畏不敢
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
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韙其言

金石在撰墓誌

孝宗 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
才 上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
對曰此人才行誠不易得 聖諭是也劉公後以
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 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
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行狀

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一字
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
宏博與衍文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

以歷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得失
辨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
有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
一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要其終可否成
敗必證以古人之故至誠待物和有禮不問人
私人亦不敢以私問由是士樂親之無問識與不
識皆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誌

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

先生年十一歲時與鄉人立妓女過之拜而不答
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先生知之後以扇還
擲之地下同舍生慙買他扇償之

先生天資豪邁狀貌魁異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
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
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地不相似理明義精視
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遇事敢爲機動矢發無留
礙一有弛張上下響應雖權力弗能齟齬臨死生
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

以私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
俱呂柟撰墓志

為陝西提學副使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
曰學文曰治事士皆興起建書樓于正學書院廣
收書籍藏之以資諸生誦覽取人首名節次文詞
斥遠貪殘之徒進拔忠正之士禁止僧道師巫之
術其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忠直其法
何景明曰予至關中見幸菴近山歌湖羨陂頌說
戴公之德康馬呂段頌說揚王之政諸君子即三
公時所就士雖先後際遇有時而三公風教由此

彰矣

俱雍大紀

公與晉溪王公白巖喬公稱晉中三傑說者謂公
廉靖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鄒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
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卒

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群經子史一經
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貧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
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雖
數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

墓誌

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
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

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
疏入不報已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鼎妄
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
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
湯鶴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
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
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
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
郎彭公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
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趾存親識饋遺堅却

不受

孝廟首登大寶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
公鶴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
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
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劾盛時
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恕徵聘至京智曰三
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
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于上前
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雖善

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

並崔銑撰傳

公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
往待以賓禮會總督都御史秦公紘檄遣董鰲修
書得居廣城白沙陳公甫先生忘年而友之時以
詩文相命居無何得暴疾卒

誌

嗚呼古義不嗣古人不復世之號為士大夫通經
術者立乎人之本朝則唯唯默默偷以全軀孰有
如君之忠直乎於權貴貨利也見之則掉尾談之
則唾涎孰有如君之剛義乎弱冠之年無導于前
卓然自樹其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乎假之以年殆

未可量然執此以往則固青天白日斷斷乎不可
磨沒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傳

公非所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
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文逐東風入紫宸辭朝
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
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
溢于言表

立齋遺文

孫燧

忠烈公

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禮部尚書

公天性明徹精于易春秋子史諸書靡不淹貫蚤魁鄉省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陞員外郎郎中所司獄訟平反居多勅諭江西刑獄十餘年疑不決者至則決之如流獲伸其屈者不可勝紀一十二郡士民輒以神明頌之事竣復命方太監劉瑾禁錮忠良虐焰騰熾公以廉鯁忤瑾連遭罰贖

瑾誅公始獲全漸次陞秩督餉關藩掌憲貴陽東
臬右轄中州所至歷有異政
李操撰故實

巡撫江西時宸濠橫逆剝民蠹政潛謀不軌公至
首舉官校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奪財產樂官之
白晝殺人啓請具獄濠忌乃駕惡郡王將軍自懲
以法公知其意在文過姑置之間因巡歷上下密
謀于故舊之有權力者與共除之或曰彼逆謀未
露徒自中傷公以爲然爰疏罪狀以聞俱爲中道
姦細所匿弗得達復屢乞骸骨亦不報不得已乃
紆謀旁行將以徐爲之所於是與巡按御史李潤

范輅布政參議陳洪謨按察副使許達先後協謀
峙糧備兵布官要害外以戢其黨與內以防其舉
動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備以其實告御史蕭
淮淮乃暴其狀以聞於是遣勳戚重臣戒諭未至
而逆校林華自京馳報濠懼已卯六月十四日因
各官入謝生辰宴禮濠出立露臺太后有密旨令
我起兵監國公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
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
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殿庭易戎
服出呼公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

朝廷何負於汝而汝欲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獨
副使許達反覆辨論且厲聲曰我輩亦方面大臣
今日何得如此濠大怒喝令武夫縛曳公及達出
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方熾奄忽陰暄慘淡城中
男女無大小皆相顧泣下事聞贈官賜謚命有司
立祠省城春秋祀之賜祠額曰旌忠

江西通志

江右自寧藩強大以來荼剝生靈非特藩府之人
能為害凡江之光棍狡猾假名軍校佃僕者皆足
以害民而官府莫敢辨者幾十年矣自公之巡撫
也廉得其人悉抵于法自是寧亦憚公威德檢約

群下雖府中之人亦不敢恣故江右之民三數年
來方始帖席他如民有訟則與平反之民有賦
役則與均平之民有詭寄之害則明立條約以清
查之民有盜賊之擾則申嚴保甲以消弭之民有
課辦之繁則通融料理以寬舒之貪墨者汰去之
賢勞者旌禮之所至必進諸生親為講析經義修
飾黌校以作興之故凡可以康濟斯民者公必曲
為之處而周為之慮寧未嘗一日不計公以為必
去此人方得肆其逆姦公亦未嘗一日而忘寧之
變也故公日問囚徒量情收贖及行所屬問刑衙

門一體准贖金穀故所在倉庫充實又申飭衛所
州縣民兵明立部伍按時操演所至躬為簡閱務
得梟勇以應緊急征調皆所以預為備戒以防寧
之變也故公雖遇害未閱月而陽明一呼諸郡響
應亂人就縛兵足以用食足以餉者咸公平日先
事預防之績也

袁忠錄後

一川先生自少績學有名鄉會試皆高選居官恒
自許曰此心不敢不盡此身不敢不勞

公初暫處清戎察院御史范公銜命將至藩臬諸
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址別建公

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匱而可為我造新
衙門乎仍舊貫而加葺之可愛移後堂向前數尺
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
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

忠感記

公自下車以來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卽
起秉燭而坐與諸葛公之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
皆親覽者同一意舊例巡撫官俱携家屬公任四
載獨居恒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
心間關奏疏務揚奸惡以保宗社與審武子之盡
心竭力不避艱險者同一愚委身不去賊脇以兵

而辭色愈厲又與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一節
忠義錄

公初遇害民恨不卽死亂甫平長街委巷老稚相
與扶攜哭公柩一日凡十餘祭一祭凡數十人至
百餘人哭皆盡哀吁於此可以驗公之澤占民之
思矣
哀忠錄

嗚呼命阿苟容生也何庸慨慷敷烈死也何恫勤
勞施于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
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
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
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
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此
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
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
矣

王守仁祭文

陳茂烈

字時周福建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以
母老乞終養旌為孝廉

茂烈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以軍功注興化衛
總旗遂居郡之梅峯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
邁俗不與群見伍畫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
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
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克
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

東所司以故事致贖乃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息
司尚不欲規利于人况今日邪於是往拜白沙陳
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
爲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莆陽文獻

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憂之訟豪
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
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爲類
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強徐輔以寬當道尚
深峻徐開解爲憲信學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

思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
爲救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
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尚書侶者子受賂崔者以道
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侶去而崔
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
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盞妻子
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
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
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
土苴耳

林見素撰墓誌

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祥疏辭不拜既又接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具疏辭制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以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吾弟如不可諱惟身後是託見素為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為後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御史王應鵬列狀上聞詔賜坊牌用表宅里扁之曰孝

廉祀於鄉賢以優恤其家

蒲陽文獻

辭免資養疏畧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卹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哉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慵負米皆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因貧加寡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先生杜門養靜領悟深而克養熟隱衷粹行對天

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為魏子嘗評第物品
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第子
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
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墓誌

黃鞏

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
大理寺丞卒贈大理少卿

初筮德安府推官法理有聲部使者交薦之以考
績留刑部主事清勤供職部堂咸遣子就學令掌
一部奏牘尚書何公鑑轉兵部奏調鞏為兵部主
事倚任尤重正德甲戌進員外郎充會試同考官
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二司
郎中以母喪歸服除時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

尼其行輩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
馬革自許何愚盖有志于殉國也

莆陽文獻

補武選郎中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
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
諍之輩以其事出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
權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
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
而不知有陛下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
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圖治六事於今最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
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
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
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
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
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
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

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
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徃徃匿
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
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
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
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
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
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明廣開言路
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
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噫樂不與刑罰不中民無
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
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大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
不驚疑竊歎以為恠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
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柰宗廟社稷
何夫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
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

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

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

下者獨恣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
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
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
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
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
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謀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
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不亡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

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
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
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
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
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
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
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
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
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于無本其何以安洪

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屐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䟽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

震見其䟽稿竊與同署名以進䟽旣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爲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鞏體極脩羸幸得甦以詩遺第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

莆陽文獻

兩都盛傳君諫䟽幾于紙貴蓋無不嘆其剴切者予得而讀之見其養氣之克析理之密䟽中引通書語尤爲的當一時諫䟽無慮數十惟君爲第一

楊月湖書

筆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邨日中

未舉火亦不以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輦嘗曰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
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徃徃以彼易此
何耶其素志如此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
卷詩文清粹和婉幾自成家甫一時人物輦與茂
烈名行相次惜未究其用又皆無子而輦年尤夭
雖然觀二人所樹立亦可與天壤俱敝矣

文獻

許達

忠節公

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江西
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左副都御史
加贈禮部尚書

公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令期月即能令
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等颺起畿甸焚屠城邑
公先築濬城隍又使民各起墻屋外高過其簷仍
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
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

者有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
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
不敢近撫按交薦其才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
於武定州是時劉七等寇猖獗自陝以東橫行而
武定城圯隍夷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又
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
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
八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於楊二庄
一鼓盡剿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滅
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

高陵呂柟
撰墓誌銘

公初爲樂陵令以靖寇功陞山東僉事尋轉江西
副使時宸濠陰蓄逆謀培克暴橫境土騷然公每
繫縛其黨以柱其惡濠雖分敬而內實憾之己卯
六月濠反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公反覆辯論毅
然以爲不可濠曰許逵何言公曰惟有赤心耳肯
從汝反乎濠怒遂喝武夫縛公併斬之公顧孫公
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蓋公嘗與孫公有先發後
聞之謀爲人言所沮公既就縛慷慨激烈厲聲大
罵不絕口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遂挺立
受刑于惠民門外觀者壯之時公父家居聞江西

言行錄
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為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

江西通志

宸濠之變其積威虐焰已懾人于平日而危言暴怒又遽發于一時聞之者膽喪見之者股栗自非真知義命之君子孰敢與之抗哉而孫許乃能嬰其鋒而折其議密旨之索赤心之對蓋知有國家而不知有其身者比至臨刑罵不絕口可謂忠貫白日志烈秋霜者矣宜乎民之懷惠哀忠而歿屍供奉實天理民彝之不容已也
乞表揚忠節疏

陳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鄉貢士授翰林檢討不仕世稱白沙先生

先生身長八尺月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生前一夕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諧余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

齋旣老更號石翁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
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
也丁卯中鄉試成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
吳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于臨川之上遂棄學而
學焉時年二十有七也

門人張詡撰行狀

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先生和揚龜山
此日不再得詩其辭曰能飢謀藝稷冒寒思植桑
少年負竒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
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
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王

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
詞固糝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
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
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
未暮驅車適庫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
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脫俗如驅羊隱
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
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
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
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讓得之驚曰龜山

不如也明日颺言于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
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景賀欽輩皆樂從
之游欽時爲給事中聞先生論議卽日抗疏解官
去

旣歸杜門潛心大業而道價響天下矣四方學者
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
無不致禮于先生之虛廬先生日飲食其賓客了不
知其囊之罄也有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
下古今事或至漏下而寔豐不少厭倦江右左布政
陳煇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先生爲主

三郡士者師先生謝不往

並行狀

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文薦其才先生疏于
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
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
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
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欽授
翰林檢討不辭而去自是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
著書不答弘治戊午遘疾越二年庚申卒

門人湛若水撰墓碑

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庫齋以布

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覲秘書者冀得
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
令受職然後覲書殊戾庫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
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
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

行狀

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吏部
公初辭疾不赴試越數日赴試一到部門復以疾
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詔與
翰林檢討且云親終疾愈仍來供職公謝恩疏云
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

曰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也蓋南
陽能優禮庫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公無加損但
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

徵吾錄

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
動亟歸果然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
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
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
乃止

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

命內人撫育如已女及笄擇壻嫁之

友人莊景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鑿范規者往規
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死
生炎涼之別都御史朱英樞歸桂陽爲文遣子不
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韶御史袁道經歷張黻之
歿也亦然吊胡榮母喪于新喻祭吳與弼墓于崇
仁羅倫墓于永豐訪莊起宅于江浦嘗慕先哲宋
丞相崔菊坡之爲人也迎之其像爲文祭于家隅坐
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

先生德器粹而盡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

中賀欽執弟子禮肖先生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
事必啓焉羅倫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曰子未可
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疑先生及
得于覲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學進士姜麟以史
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
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
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
子

先生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
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

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閫外者數年

先生答張元禎問學詩曰古人棄精粕糟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備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歎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

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卽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基其後造詣日深則又有以進乎顏氏卓爾之地位而駸駸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

先生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為之末也怕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于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怕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 並行狀

先生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

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湊迫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外傳

朱子謂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

詩若夫胸次高明識見洞徹則誠所謂振古之豪也近年陳白沙先生棲逢衡門優游卒歲於吟咏諷誦之際每稱堯夫不置則所以慕其為人者已非一日矣予喜其所爲詩暇日擇錄若干首間以數言釋之用俚觀覽而已若白沙之胸次識見骨髓花草堯夫不堯夫世之君子必有知之深者而不瑛乎予之言也

楊廉書詩後

石翁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曰一笑功名早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

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者乎

門人李承箕撰序

羅修撰倫送先生南歸序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克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不願人之文繡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歟云云先生不欲富貴而一貧賤獨何心哉志其大而已矣

彭惠安韶薦先生疏有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于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又曰潛心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

林見素俊撰先生祠堂記曰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粵也不階一命甘韋布以老薦書聯絡迫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 憲皇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未嘗一日立于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收有尺寸之功然而孤風遠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之身領者神

降聞風者意往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推埋
 胠篋脂貌漆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鎮雅
 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雨澤枯水熄
 燭風奪炎其盛矣乎云 嗚呼元氣會而名世生
 在我南服楚春陵閩建安嘗載當其盛而黃雲紫
 水亦宇宙川岳于今寒氣之會意者其時先生蓋
 當之也先生身長八尺七寸臉有七黑子開穎絕人
 舉于鄉弃而從康齋吳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
 挺之之有康節先生始也水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
 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也而超佛老張宋二夫子
 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專
 嚮道甚勇涵養甚孰德器粹完脫落清灑以獨超
 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與天
 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始終焉先生之隱
 與措施之大致于是具矣

並莆陽文獻

莊景

字孔暘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
吏部驗封司郎中世稱定山先生

先生自少穎異長益不群貌古心夷學博志大就
之退遜若不勝衣而胸中多奇探之索之其出無
窮使人恍然若失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戀戀從
之游而不忍去其為詩以近代之詩俚俗可厭握
唐人機軸變換百出往往追踵風雅其字畫亦然
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

戊登進士歷廢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江西羅倫為
狀元議論風節驚服一時南海陳獻章至太學亦
隱然風動京師先生于二公慕其義醉其道情深
若骨肉顛然知有善而不知有己以己之未然而
信其當然於是善類潑潑若各欲洗磨之不暇矣

林光撰墓誌

憲廟欲設上元熬黑山燈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
昭上培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謫湖廣桂揚州
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
司左司副尋滿退二艱服闋不起巡撫都憲王公恕
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蔽廬卻之曰受
官辦以理私廬可乎

先生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
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
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
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
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
聖賢將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
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
聵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于聞

見入耳出口至于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弘治甲寅先生被薦有旨取用巡撫何公鑑躬詰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何以諫被謫旣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七夫背朝廷者景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

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亦我

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興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

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

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廷薦賢矣

李但唯唯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復能用

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下跪冢宰耿公裕

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

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

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

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遷延野寺彌留日甚

明年丙辰八月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卽歸定山自
是屢告部不爲題處時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遇
考察尚書青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
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
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並湛谷水撰墓誌

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于定山蕭然灑落望之
知爲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卽先生之
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
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

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

湛誌

白沙寄定山詩曰影響驅馳等是勞風流今古幾

人豪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

白沙詩
教外傳

定山詩初就少陵旣而讀劉靜修詩酷愛之近得
其數十篇橫逸益不可當遂與二公相忘矣文章
要爲儒者餘事古今人善鳴者未有不自聞道始
觀定山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柴墟集

蚤年時文蹊徑脫去天孫雲錦機杼不與晚豪於
詩傲睨箕踞放翁橫逸庫節理趣鰲山力諍詞臣
遠慮再起而病竟無所遇浦口清風以求終譽

賀貝欽

字克恭遼東廣寧人成化丙戌進士仕
止給事中世稱鑿明回先生

公為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
藏猶糶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抗疏解官
去執弟子禮既別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有
大事必啓焉

白沙行狀

孝廟登極初內閣大臣首薦公特授陝西布政司右
叅議公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

言行錄
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
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
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
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
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
之或任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
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
祖訓內官之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
事而已柰何近年以來如玉振喜寧舒良王誠等

吉祥牛王汪直尚銘梁方陳喜之輩或陷主虜庭
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
易后妃或邀功啓豐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
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
庫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
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
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
非惟為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
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基之初罷黜浮屠
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

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
備故頹敗之俗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禮讓之化
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
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
心自善矣疏入

朝廷允其辭而四事斥以浮泛罷之

賀克恭在憂中辭叅議之命不受極論內侍力薦

白沙幾至得罪而浮議已紛紛矣

鄒智與劉汝德書

白沙與賀克恭書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
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

白沙寄克恭詩云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
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寂寂委山澤于于來京都斯
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杪秋風口清呼兒理肩輿
聊爲玉臺遊言笑誰與俱屈指意中人一坐一踞
踞歸來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哉剪
其蕪夫子久不見吾生何以娛常恐歲月晚况與
音問疎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並詩教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
臣貪懦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
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

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閘足矣請之再三遂
從敏幹子第十餘人往彼卽拜跪言此事恐不能
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旣知悔卽不殺人猶
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
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
后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
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勦衆
復呼譟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
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
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

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微吾錄

陳真成

布衣先生

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漳州人

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于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

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
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
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語人曰大學誠
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
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三天順
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
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
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
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極同隆教本教事以終
上文圖說之意書未_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

及書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以時侍郎鄒幹掌部事
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
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物理修己治人崇正學
迪正學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
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
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
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
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
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
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

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
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
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
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
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聘
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莆人雖多讀
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莆人李
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
於鎮海遷于龍岩晚定居于漳之玉洲卒年六十
有四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

立石字道亮題曰

大黜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
學副使姚鎔舉入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
學有雜藁藏于家名存稿云

漳川人物志

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
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
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闔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
默託于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朝之忱于左右也

陳白沙書

予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畧布衣

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以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羅倫復張都憲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

陳白沙與胡僉憲書

胡居仁

敬齋先生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

先生自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塾師畏之年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子業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充廣慨然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為所處家庭如在朝堂

臨妻孥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
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媿皇
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日竟夕孳
孳不倦探典墳之蘊奧究事理之精微存諸心而
履諸身明其體而達其用見義勇為不擇利害為
趨舍排異端振流俗繼聖賢之緒任綱常之責高
風偉節儀表江南

門人公孫弘撰行狀

先生家居日以悅親為事公病劇嘗糞味苦疾果
愈兄每外歸迂于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

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
哭踊每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
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小
悉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摳衣及門者
衆於是築書屋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語學則
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直第
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于禪騁詞失
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隱
然有自任意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

高明撰墓誌

先生持己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為己

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也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窘人或爲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汲汲於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日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穉穉弗生何愁五穀不熟

行狀

先生所著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

潛德錄

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造乎高遠而方與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後僅見斯人而已真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于先生惜哉

張吉序居業錄要語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廉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偏考國初以

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
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為居業錄其言精
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
耳庶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
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
以識此哉

楊廉撰序

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
門退而藏修于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
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
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無裕而得益深矣居業

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無可告語事
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而命以是名
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論聖
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
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
闡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
其詞繁而不殺焉

門人余佑撰居業錄序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四終

皇明名臣言行錄序

近年彭刑書鳳儀有

國朝名臣贊錄自謂錄倣朱子
宋名臣言行錄然或者議其
所收太狹而廉則措其於諸
公事蹟限於人載一篇而止

未嘗兼取博采悉如朱子所
編之法似覺有所未備於是
庶不自量輒於暇日繙閱

國朝諸家文集與夫記事之書
於允諸公之言行一以竊取
朱子之法類而聚之所愧聞

見寡陋率易成之而於朱子
之所謂掇取其要者有未能
焉矧朱子之書論者謂其不
特記諸賢之言行而已而於
國家盛衰之故亦隱然備見
語及於此則豈庶之所能窺

其藩籬哉彭本贊論謹嚴悉
以采入原所收三十一人今
增至五十五人云

弘治戊午冬十月初吉豐城後
學楊廉書于金陵官舍

予錄近代名臣四十二人刻既成或有
謂高公輅之忠亮秦公紘許公進之剛
毅劉公健謝公遷之重厚李公東陽王
公鏊之文學劉公忠王公雲鳳石公瑤
之方正不阿皆表重當世他如儲公鑑
之介林公泮之廉羅公玘之直魯公鐸
之淳亦不易得又有謂張公元禎之學
槩而詘于讒鄒公智之氣節而厄于殃

雖皆未究其用固所謂天下士也錄宜
無遺乃復考論得高素許王張鄒六公
附于各卷之末通前共四十八人餘則
未能盡知非敢有去取也壬辰秋七月
朔咸再識

予觀東濱先生之錄名臣也
臣文章尚其學臣事業尚
其功臣忠義尚其節錄臣此
三者而紀述覈矣君子觀諸
其錄而鑒法備矣是故義大
於君臣法昭於言行義言則
文義行則純實至則足名名

立則鑒成鑒立則足臣風人人錄
之意也報詳而確庸臣再鑒
跋擴而周之屬臣輔報鼎也武
而乙先生臣君臣之義辱教
我矣敢不樂梓之臣詔天下
後世之為臣子者嘉靖壬辰正
月三日涇梁崔鼎拜手謹識

跋近代名臣言行錄

或有問於余曰東濱先生之錄近代名
臣也傳乎余應之曰傳矣夫自陸呂蘇
宋以來述名臣者率誦言其媿而瑕瑜
之義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范平章
竇內翰者既已變面事讎又碎碎不能
發明功名以自顯於世而晦翁有取焉
取人與律已異也我

言行錄 卷之六
朝八開史局往往焚草 液池雖廟堂
纓綏之士且不得覩而况鄉徼儒生乎
東濱斯錄博而確善善而不諱何言乎
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錄也未嘗不三
太息焉建文諸臣自附於夷齊之義受
禍不忍言東濱以爲發凡自近始弗錄
也卽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五六君子
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
然不可泯滅者東濱以爲公是公非弗
久弗定未錄也錄起

裕陵 景皇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
堅心正氣葆植未完以故土木之難倉
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
南朝李侍郎者見錄於東濱也嗚呼君
子於斯錄也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
可傳也

嘉靖辛卯季冬望日後學海鹽鄭曉謹跋



